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史料丛书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 清代学术概论 •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朱维铮 校注

复旦大学图书馆
藏书之章

复旦大学出版社

校注引言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研究“清学”历史的论史互补的姊妹篇，一直同受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五四”以后思想文化领域一个侧面的代表作，也一直同受学术史文化史研究者的注目。

但二书都绝版已久，目前较通行的《饮冰室合集》本又舛误甚多。为便索阅，我将二书合编为一帙，予以校注，取名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列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史料丛书》的一种。

《清代学术概论》，著成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它本是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脱稿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一、十二月出版的《改造》三卷三、四、五期。次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与蒋书并列入《共学社史学丛书》；至一九三二年止，凡出八版。一九三二年，中华书局印行《饮冰室合集》，将此书收入专集第九册，但底本不取校勘较审的共学社本，却取《改造》所刊初文，因而保留原刊讹误甚多。自一九三四年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编的《大学丛书》，又收入此书。这个本子，以共学社本为底本，但删去副题“中国学术史第五种”，又改正共学社本若干排校讹误，因而错字较少；至一九四七年止，凡出五版。一九五四年，中华书局据《饮冰室合集》本重印单行本，于一九五七年再版，目前流传最广，却基本保存了讹误最多的《饮冰

室合集》本旧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一九二三年冬至一九二五年春之间。其中题作《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四章，曾先行连载于一九二四年六至九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二十一卷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诸号。但在作者生前，全书似未以完帙形式公开发表过。我见到的版本有三种：一九二九年上海民智书局版，一九三二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十七册，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的单行版。民智本误衍脱倒最多，《饮冰室合集》本校勘稍胜，但较诸民智本也不过以百步胜五十步，而中华单行本同《合集》本的错误一样多。

上列诸本还有许多共同错误，显然不是排校所致。诸如以兄字为弟号，以子著为父书，以既死为方生，引文删略而不予标明，修改原文以牵合所论，等等，略知梁启超治学风格者，不难看出这正表现了他的学术论著的通病，即他自己也不讳言的“粗率浅薄”。因而，校勘他的论著，纯用对校法本校法是不行的，非找出他所据材料逐点复核不可。

同时，这两部著作，在梁启超的学术论著中堪称佳制。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好几百种的专门论著，在合计不过三十二三万字的两本书里，纵横论列，巨细兼顾，头绪清楚，体系粗具，的确证明梁启超的学问识见，都不同于那些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考据学家。但也因为容量过大，便显得篇幅过窄。更其如《学术史》的下半部，属于清代学林掠影，丛举枝叶，一语带过，令人如读“录鬼簿”或“书目表”；而且沿用旧习，称人以字号而不名，更使读者倍觉困难。因而，整理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史，单是细校还不够，非作必要的注释不可。

自然，照此要求，或校或注，都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很难藏拙。但我以为，整理旧籍，变陋本为善本，变难解为易读，乃是

起码的要求。倘要图省力，或者别有所图而拆烂污，则所谓编校也者，适足以流传陋谬，贻误后学。在这方面，梁启超这两部著作所起的作用，便提供了正反两面的例证。

正因如此，我便不揣浅陋，承担了校注二书的任务。编例如下：

一、底本。《清代学术概论》，取《大学丛书》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取《饮冰室合集》本。

二、校勘。对校诸本，以正排校外误。注意本校，兼正排误和作者笔误。特重他校，以纠作者因考辨粗略所致种种讹误。辅以理校，以释行文不通等疑问。

三、分段。基本依照原书，个别段落予以重分。

四、标点。改原书旧式断句为新式标点。

五、译名。中文依旧，外文原名请教专家后校正。

六、注释。统用脚注，包括校勘记和人物简介两类。校勘记，除说明他校理校所正文字讹误而外，凡主要引文有删改者，均于注中并录原文，以资比照。人物简介，重于清代，间及前代，以介绍学人的名号、年里、仕宦和有关论著为主。《概论》注，侧重引文校正；《学术史》注，则重在学者简介。

七、版式。改直排为横排。改繁体字为简体字，异体字为通行字。改夹注双行小字为单行小字。

八、索引。新增人名索引、书名索引两种，以便通检。

本书的校注，始承主持《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史料丛书》的姜义华同志相约，又承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督促。我能勉力完成这项任务，应当感谢他们的关注。

本书的编校，得到几位青年同志协助。《清代学术概论》由魏达志逐录初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陶月华逐录初校，两种索引初稿由袁冰凌、朱丹薇编制，全稿与底本对勘又得到陈维协

助。没有他们不辞烦劳，分任缮写对校，使我得以专意于复核引文和撰写注文，则不知何年方能交卷。诸位雅意，也应在此致谢。

本书凡有校注失误，都应由我负责。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朱 维 铮

一九八三年除夕

目 录

清代学术概论	1
--------------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 反动与先驱	91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上)	103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中)	111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下)	118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126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138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153
七 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	177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189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204

十 实践实用主义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215

十一 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249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262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294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352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408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481

附录

人名索引523

书名索引563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之一

清代学术概论

自序

第二自序

清代学术概论

附录：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

自序

(一) 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

“此二百余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又云：

“有清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演绎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 启超识

清代学术概论

一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

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交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匿。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闾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迭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骏骥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

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潜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掇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途径。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

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①、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塿、春乔^②——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① 李中孚，李顺号。

② 春乔，胡秉虔号。按章炳麟《国书·清儒》：“三胡者，匡衷、承珙、培塿也，皆善治《礼》。”（《检论·清儒》同）有胡承珙，而无胡秉虔。考胡秉虔虽为安徽绩溪人，为胡匡衷族孙，胡培塿族兄，然不治三《礼》，故章说义长。又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以胡承珙与胡匡衷、胡培塿并提。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桃，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嫌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翊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萃萃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议，缺点益

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衰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略论既竟，今当分说各期。

三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而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